

（回一月每）日五十月六年九十二緒光

新小說



第 陸 號 73/020

士多廉威者頸長最界世



William Doss, Human Telescope.

梨美者胖肥最界世



Beautiful Marie, Human Mountain.

努安來人面獅



Lionel, The Lion-Faced Boy.

卜爾支士黎克人婦鬚生



Grace Gilbert, The Female Esau

新小說第陸號目錄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圖畫

世界最肥胖者美梨

世界最長頸者威廉多士

生鬚婦人克黎士支爾卜

獅面人來安努

●法律小說

..... 一

宜春苑

法國某著
無歡後齋譯

●政治小說

..... 三五

回天綺談

玉瑟齋主人

第十二回節婦貞誠上國天帝 英雄邂逅相遇
山●第十三回千里奇逢班荆話舊 羣英相會救
友同心●第十四回政見參商賓客侯演說 憲章
宣布改革黨成功

●科學小說

..... 五七

海底旅行

紅溪生述

第十四回奇變獨人被囚 哭死黨豪傑多情●
第十五回悶葫蘆三人滋異議 真本事一子顯專
長

●冒險小說

..... 七三

二勇少年

〔南野浣白子譯述

第十二回赴友難●第十三回戰時病院●第十四
回機敏之計畧

●偵探小說

..... 九七

離魂病

校髮生譯述

●外交小說

..... 一一七

白絲線記

法國某著
披髮生譯

●廣東戲本

..... 一二五

黃蕭養回頭

新廣東民生度曲

●雜記

一五五

西學拾遺

俾士麥婚前十日與夫人書

新骨董錄

繙譯笑話●我道非盜●守舊樣子

射覆叢錄(五)

燈謎叢錄

●雜歌謠

一六九

庚子時事雜詠二十二首

袁一

輜軒語三首



售報價目表

日本			日本 通用銀
全冊	半年冊	各冊	
十二冊	六冊	地各本	
四元	二元二角	一冊	
四角	二角	四角	
中國			中國 通用銀
全冊	半年冊	各冊	
十二冊	六冊	埠各外海	
四元五角	二元四角	一冊	
四元五角	二元四角	四元四角	

凡日本郵局已通之地全年郵費三角未通之地全年加郵費一元凡定閱交報費者務祈將郵費一併交下乃能奉寄

告白價目表

一百七元	半頁四元	一行四角
------	------	------

編輯兼發行者 趙毓林

發行所 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小說社

印刷所 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民叢報社活版部

法律
小說

宜春苑

法國某著
無敵漢齋譯

却說千八百七十年。正是德國破法國京城巴黎的時候。翌年巴黎城外。鬧出一件奇案。真是怪極。人說無頭公案。這段公案。又怕頭緒太多了。是年七月二十二日。三更多天。有一農夫。騎着一匹快馬。跑到西伯利街城長陳道斯門前。一面用手拍門。一面把門鈴亂搖。苦叫陳先生。陳道斯聽着外頭拍門。來得這樣兇。知是有要緊的事情。忙點個亮。出去開門。門纔開得一扇。外頭這個人。就說不好了。不好了。走了水了。很利害的火頭。請你趕快派人去救救罷。陳道斯問道。燒着那一處呢。這農夫蹣蹣跟跟答非所問。說道房子院子。都燒着了。現在這樣大風。慢一點兒。就怕通通燒完呢。陳道斯道。究竟那一個的房子呢。農夫道。巴爾遜村的別邸。按這間別邸。原來就是最有名的貴族克德伯爵的住宅。那是人人都曉得的。況且陳道斯與克德伯爵兩個。本是親戚。所以他一聞

巴爾遜村別邸幾個字。就大喚一驚。急問道。是真的嗎。農夫道。我就是。在伯爵家出來的。陳道斯道。爲甚麼你不早早說出來呢。我馬上就叫人拉水車去。你快去告訴伯爵罷。農夫道。我還要出去請醫生。陳道斯又喚一驚問道。請醫生做甚麼。那一個跌傷的呢。農夫道。伯爵倒在地下。差不多要死了。陳道斯道。這還了得。他在樓上跳下來麼。農夫道。不是跌傷。是被洋鎗打傷的。這洋鎗是兩口連發的。陳道斯聽了。更急得臉都鐵青了。連忙問道。是那一個打他的呢。農夫道。這個不曉得。光景是因爲想殺伯爵。特地來放火的。我出來這個時候。已搬伯爵到花園那邊去敷丸藥。週身都是鮮血。黏連着一片很得人怕。陳道斯道。不要多講了。我辦我的事。你快去請醫生罷。陳道斯連忙着人通知救火局。令立刻派人夫去救火。自己穿了衣服。騎一匹馬。直到警察長德美遜。及豫審判事阿賓處。同他們跑到巴爾遜村去了。

却說克德伯爵。是法國貴族克德家的嫡派。現在年紀還未及六十。他十八九

歲時。就做海軍的士官。到四十二歲時。昇了海軍中將。四十五歲這一年。不知何故。辭了官不做。歸隱巴爾遜村。閉門絕俗。領略幽居的趣味。此時伯爵還未娶妻。歸隱兩年後。始娶現今這位梅姿夫人。是時伯爵年四十七。夫人年僅二十。外邊的人。見他兩口子年紀。差得這樣遠。有說他夫人貌醜。嫁不出去。是以與這年老伯爵結婚的。有說他家世清貧。他的父親。貪伯爵的財產。是以嫁與他的。誰知夫人乃法國貴族中有名託西家的長女。出閣時的粧奩。實費十五萬餘圓。體面得很。自結婚以來。伉儷頗篤。四五年間。就舉了兩位姑娘。且梅姿夫人。又善應酬。待人十分謙和。所以婦人慈善會。貞節會。都公舉他做會長。所以伯爵與夫人兩個。都有名望。又沒有見憎於人的事情。這回放火燒伯爵的房子。與謀害伯爵的事。真是出人意外的了。

這城長陳道斯與德美遜及阿賓三人。到巴爾遜村伯爵別邸的時候。已三下多鐘。烟焰冲天。火還未熄。只見救火的人夫。搬東西的工人。忙個不了。他們三

人找一條小路。一直跑到伯爵處。是時西伯利街醫生蘇博已先到。伯爵橫臥在鐵牀上。蘇博正檢察伯爵的傷口。貼在牀口。拿着一盞洋蠟的。就是伯爵夫人。燈光掩映。只見夫人皺着雙眉。愁容滿臉。好不令人淒楚。卻是伯爵一眼瞧見陳道斯就說道。陳君勞你駕了。請到這裏坐罷。他們三人乘機走到伯爵牀邊。伯爵忍着痛。微笑說道。兄弟今年運氣。真是不好。火燒賊劫。都齊備了。陳道斯想安慰他。想了好一會。找不出說話。就隨口答道。珠玉財寶。算甚麼事。這兩口洋鎗。打不中要害。就是不幸中之幸呢。伯爵道。這彈丸一日在裡頭。也是危險。若要一個一個取出來。又痛得很難受。醫生蘇博聽見。就答道。若覺得痛苦。這裡有迷藥。伯爵道。迷藥是可以不用。曾做過士官的人。這些痛苦。還捱不過。太污了海軍的面目了。醫生道。請你靜養一點。多講說話。傷口越發覺痛了。歇了一會兒。陳道斯向蘇醫生問道。蘇君。我們今晚到來。不是光爲着問病。是爲職務來的。既是有人謀害伯爵。不可不快快找出兇手來。幸伯爵精神還好。

我們想問伯爵幾句。可以嗎。蘇醫生拿着各種割症的器械。搖頭說道。沒有甚麼不可以的。總就是就醫學上而論。不要再把傷心的事。來勞病人。說還未了。伯爵在鐵牀上說道。這不要緊。你們有甚麼事情。只管來問罷。豫審判事阿賓聽見伯爵這句說話。就趕快行到伯爵枕邊。蘇醫生現着不大喜歡的樣子。說道。伯爵雖是這樣說。但是再把傷心的事情。勞擾病者。於病者很不相宜。可否遲一兩天。纔問他呢。打伯爵的彈子。不是獨彈。乃是碎彈。這些彈丸。一個一個。散在肌肉裡頭。若不趕快取出。到肌肉包着彈丸這時候。就覺棘手了。僕實在很着急。但伯爵不肯用迷藥。又不可不放他休息一會。正要休息。老兄們又去擾他。實令我難做。阿賓聽着蘇醫生的說話。很不舒服。就答道。兄弟並非問別種說話。光要問法律上可以問得的事情。那有擾他的道理呢。蘇醫生氣忿忿的說道。病人的事情。比法律還要緊。阿賓答道。兄弟並非不知病人比法律要緊。但病者也願意我們問他。老兄有權。不許我們去問嗎。他兩個刺刺不休。

那年紀稍長的警察長德美遜。向着蘇醫生說道。阿賓兄是很熱心的。請老兄給他十分鐘。或十五分鐘工夫。等他問問罷。蘇醫生無奈答應了。阿賓就親至伯爵枕邊。說道。伯爵。我有幾句說話。想要請教。伯爵可以一二回答嗎。伯爵道。我現在不見甚麼辛苦。總可回答。阿賓道。今晚這件事的顛末。可否細述一遍呢。伯爵道。我也不甚知得清楚。就大略說一點兒罷。今晚十一下鐘時候。我熄燈上床去睡。正在將落曉的時候。忽然窗外火光燭天。心中很覺奇怪。不一會火光越發猛烈起來。我就知一定我房子失了火。趕緊爬起來。開了門。就聞洋鎗聲響。我右便的橫腹。就覺痛得很利害。是時阿賓略點一點頭。問道。伯爵開門要出去時。他就發鎗嗎。伯爵應道。是。阿賓道。然則這個兇手。在門口外等着。他放火的緣故。全是想引伯爵開門出來了。伯爵道。光景不錯了。阿賓對着德美遜說道。照伯爵的說話看起來。這個兇手。其意不在放火。全在謀殺。我們不可不向這個地方着想。德美遜連說幾聲不錯。阿賓又問。後來又怎麼樣呢。

伯爵道。是時我橫腹見痛。知是被人放鎗打着。正想撲前去拿這兇手。剛要舉步。第二響的鎗聲又發了。這些彈丸。飛集我的頭部。我就不醒人事。倒在地下了。阿賓道。這兇手的樣子。認得他不認得呢。伯爵道。雖不十分認得。但我倒在地下時。見有一個人。卻在積薪後頭跑出來。穿過庭前。一直走向菜圃這邊去了。阿賓道。這個人的狀貌。是怎樣的呢。伯爵道。看不清楚。阿賓道。這個人的身材。衣服。記得不記得呢。伯爵道。我這個時候。已經神昏目眩。都不大理會了。彷彿似是穿着獵裝的。阿賓道。這不要緊。就令全不記得。我們也要設法找出正兇來的。伯爵總可放心。此後的事情。是怎麼樣呢。伯爵道。此後一概不曉得。到醒了幾分人事。就見躺在這個地方了。阿賓道。那時事情。是很緊要的。那一個曉得些呢。伯爵道。我內人光景曉得。阿賓道。伯爵跑出來這個時候。是同着貴夫人一塊兒嗎。伯爵道。不是。這時內人還未睡覺。阿賓轉眼瞧梅姿夫人。見他所穿的衣服。甚是齊整。不像寢衣。便知他未曾睡過的了。伯爵道。這兩三日。二小

女佐治發熱。我內人要去料理他，他的房子，隔這邊很遠。火光是照不見的。所以未聞鎗聲以前，連失火亦都不曉得。阿賓道：貴夫人知到這件事的時候，是甚麼時候呢？夫人聽見此話，便答道：二小女的病到昨兒還未好。我去看護他。通宵都沒有睡覺。到十一下鐘時候，忽然聽見外頭轟然一聲，心中很覺奇怪。正傾耳細聽，又聞第二響，知有事故，就連忙跑出來，見外頭都已着火。伯爵又倒在地下。我嚇得魂魄都飛散了。走到伯爵身邊，見他人事都已不醒了。就叫人來救，叫了好幾聲，卻沒一個出來。幸虧有兩個救火夫聽見，走來帮忙。始見伯爵到這裡來。我那時心忙意亂，連小女的事情也都忘却。那時火勢已蔓延到小女睡房那邊。幸虧有人在火烟中救他姊妹兩人出來。不然，就隨祝融去了。是時伯爵又說不出聲，危險萬狀，真令我不知如何是好。後來得蘇先生救醒，纔略有些放心呢。這場火災，雖是極可傷心，但藉各位的福，救得我伯爵及兩小女，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實在感激不盡的。阿賓聽見梅姿夫人這種說話，

心中暗道這樣賢妻。實在難得。阿賓又向蘇醫生問道。足下看伯爵的傷口。有甚麼意見呢。蘇醫生剛纔與阿賓爭論了幾句。氣還未平。順口答道。依我看來。這傷口與伯爵及夫人所講的事情。都沒有甚麼不對的。一面說。一面又把外科的器械。去取伯爵頭上的彈丸。是時外頭忽然噪鬧起來。各人都站起。向窗外一望。問甚麼事情。外邊答道。屋梁吊下來。壓死兩個人。一個是喇叭手。一個是有名的木匠。這些救火夫。都說道。『一定要找出放火的人。去燒死他。』叫不絕口。阿賓見這種情景。忙跑出去。高聲說道。各位有知道這次放火的人沒有。他既是放火。又鎗打伯爵。且令各位的好朋友。都死於火。這個人是罪不容誅的了。各位若有曉得這個兇手的。不妨告訴我。我一定拉他到裁判所。治他的罪。且有重賞。那一個是曉得呢。那一個是曉得呢。』向這一百幾十人。連叫了好幾聲。忽有一個應聲說道。『我曉得。』阿賓大聲喝道。那一位。人叢中有一個答道。黃昇。我救他兩位姑娘出來。就是我了。總是人多擠擁。不知那一個是黃

昇。只見四面都叫黃昇。總不見黃昇出來。却說黃昇是本案第一個證人。不可不略叙他的來歷。二十年前有一畫工。自巴黎來到這個地方。通一情婦。遺下一兒。就叫做黃昇。黃昇到八九歲時。他的母親死於疫症。黃昇流離失所。到處乞食。膂力雖是過人。然性極愚蠢。不辨菽麥。說話差不多也說不清楚。到了十五六歲時候。伯爵夫人憐他愚蠢。送他到西伯利街蘇醫生處。請他醫治。醫了一年多。也絕不見效。伯爵夫人越發憐他。遂留他在家裡。叫他打掃地方。但他喜歡時。就有條有理。若不喜歡。就跑出外頭。去一月半月。也不回來的。他見伯爵夫人。這樣愛憐他。亦很感激。每逢禮拜日。夫人到禮拜堂。一定是跟著去的。他天性雖是愚蠢。但有時豁然開朗。聰明伶俐。尋常人也比不上他的。所以世人都謂黃昇不是真蠢。乃裝愚詐惑。以買人憐的。據蘇醫生的話。說他是神經混亂。凡私生兒。大畧都有這種病症。不過他比別個利害一點就是了。

少頃各人找出黃昇。帶他到伯爵面前。說道。他就是証人了。伯爵一看。原來

就是黃昇。歎一口氣說道。他可以做証人嗎。各人答道。這次火災。他自始至終。在場看着。蘇醫生聽了。忙向阿賓問道。老兄親耳聽見黃昇說嗎。阿道不錯。蘇道這個不行。黃昇這個人。那一個都曉得他是愚人。他的說話。斷不可以做証的。風癩白痴。都可以做裁判的証人。就可以不要法律了。阿賓道不是。要他做証人。爲參考計。去問問他。也似無妨。蘇醫生道。老兄要問他作參考。比方他供出一個無罪的人。是怎樣辦法呢。是時有好幾個人站在門口。其中一個說道。黃昇今天是很清醒。剛纔甚麼說話。都說得出來的。判事阿賓聽見這句說話。愈有主意。遂向着黃昇說道。來來。這處有椅子。你坐下再說罷。黃昇很像不懂判事的說話。光着眼對各人微笑。東瞧西望。總不則聲。是時蘇醫生向判事說道。可不是嗎。你瞧。伯爵在牀上也說。蘇先生的說話。是不錯的。將來他見你們問得多。隨便供出一兩個來。那怎麼好。梅姿夫人向來是懂得黃昇的脾氣的。慢慢說道。看他今晚的樣子。比平時還清爽。剛纔跳入火中。救佐治兩個出來。

不是他嗎。一面說。一面向黃昇說道。黃昇你不要害怕。人家問你。你怎麼不回答呢。你快些站過這便來說罷。黃昇不言不語。就站在判事阿賓身邊。阿賓先向帶黃昇上來這個人問道。你們說剛纔火災。黃昇自始至終看着。究竟有甚麼證據呢。這個人答道。證據是沒有的。不過黃昇晚上是不睡的。在院子守着。所以各人都揣度他。是一定知道的。至他究竟知道與否。那就不曉得了。阿賓聽見這句說話。就像冷水澆背。索然無味。但聽見梅姿夫人說他今日還清爽。遂隨便向黃昇問幾句。問道。黃昇。你是通宵不睡。守着院子的嗎。剛纔火起。你親眼看見麼。黃昇答道不錯。阿賓見有入手。再問道。自始至終的事情。請你細說一遍罷。黃昇又像茫然無措。一句也說不出。阿賓再問。今晚火災。爲甚麼燒起來的呢。黃昇也不答。阿賓皺着眉頭。夫人從旁問道。黃昇你爲甚麼不出聲呢。黃昇一聞夫人這句說話。就像如夢初醒。對着阿賓說道。是有人放火的。阿賓道放火的人。是有意的嗎。黃昇應道。是阿賓道放火的人。你認得他不認得